

御纂朱子全书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

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閒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

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閒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

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滾

同說。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

分。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

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

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牝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

之閒。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豪釐之間。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

做了。只觀墮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伯豐問易簡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墮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恆易以知險。坤恆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

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止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以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大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

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

賢。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以上語類二十

四條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

至

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

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

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

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

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閒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

以上語類八條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鳴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問卦有大小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於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

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章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

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爲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者。神也。散而爲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

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要禱天也。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

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

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問。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爲陰。或爲陽。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

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

同。

以上語類十五條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

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

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
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純言道理。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
爲成之者性。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
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
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
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汗。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

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

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

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
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
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
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
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
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
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
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

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

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開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一章。曰。旣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像。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

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

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以上語類十九條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止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

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

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

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以上

語類
六條

右第六章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腳踏地做。方得。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并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

這便是禮之卑處。

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

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是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畢具。無有欠闕。

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爲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

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疊疊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

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

獨是天地風雷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

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
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
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
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
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
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
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

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

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

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

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牛而刃若新發於

硯。且如事理閒。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

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閒却自有

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

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

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
多少雜亂。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

擬議之否。曰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爲凶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二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

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閒。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

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

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掛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扚五歲。再閏也。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

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爲奇。扚者。歸其
餘。扚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爲奇。而以揲
之餘爲扚。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
八。二十四。爲策數。以爲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
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
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策爲筮。策是餘數。謂之策。
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扚而後
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扚爲扚。恐是掛爲第
掛之誤第二揲不掛爲扚。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

年再閏。

厲錄云。則是六年再閏也。

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

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扞者勒於二指之

中也。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于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數也。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

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
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
二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六爻俱不
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凡三
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後十
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啟蒙。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
外三畫爲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

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曰。是如

此。

以上語類
十一條

揲著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算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爲老

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

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廼五十之所以爲

五十也。

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

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

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

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

一六共宗

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卽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何以成此四十耶。

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

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

答董叔重

示諭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諭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

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某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豪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爲無病也。

答趙
欽

問策數。曰。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爲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

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答程泰之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某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卽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某竊謂旣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扞者左右兩

撲之餘也。得左右兩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某竊謂奇者。左右四撲之餘也。劫指開也。謂四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開。四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開也。一掛之開。凡再劫。則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又云。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某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

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三一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

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扚共爲三變而成一爻。某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

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三變。

然後成爻。

與郭冲晦。以上文集五條。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

之功也。

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

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

謨錄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著

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

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

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

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

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

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

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

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元本云。七下生六爲陰。八上生九又爲陽。便是上下爲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

亦通。

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

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

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豪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以上語類十三條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

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
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
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
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
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
鳴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與。

易精變
神說。

文集

右第十章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爲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

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

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爲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已爲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是著龜。如何通之。定之。

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豪之私。便是洗心。卽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著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

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

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爲卜筮以爲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

凶陰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

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卽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道。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

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以上語

類九條

夫易何爲者也。

止

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

如此。是故著之德。

止

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

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睽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

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

意也。

答張敬夫問
目。文集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脩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

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

一耦便是八卦。以上語類四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某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

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陽。陰之上。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

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

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旣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與郭冲晦

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曰某恐此道字。卽易之太

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泰之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吳晦叔。以上文集三條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
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
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
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卽蓍也。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扞
揲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
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卽龜。用二卽蓍。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卽是五行。雨卽水。霽卽火。蒙卽土。

驛。卽木。克。卽金。曰貞。曰悔。卽是內外卦也。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

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

金兆。從右邪。

上火兆。從左邪上。

或曰。木兆。從左邪上。

水兆。曲。以大小長短。

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

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

是金兆也。

以上語類三條

河圖洛書。某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

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

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

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
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
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與郭冲晦。此朱子未定之說。

問河圖洛書。曰。論雖以四十五者爲河圖。五十五者
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
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况易
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答程
泰之

四象之數。前日開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

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湊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湊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

答蔡季通。以上文集三條。

右第十一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
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
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
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
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
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
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亶亶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天地甚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爲通。舉

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卽象也。辭卽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然而

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

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
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
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
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
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
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
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
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爲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猶催促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卽是易之體骨耳。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

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

說較平。

以上語類
十一條

乾坤其易之緼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

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

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

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

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張敬夫問

目○文集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爲道。以下便爲器。這箇分別得

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閒。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

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
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
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
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
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
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
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

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

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

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
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
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
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
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
自得。便是通否。曰然。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十二章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

朱子全書卷三十二
一
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槩。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

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爲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

生大業之業。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爲當從釋文。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一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

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卽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此人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

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

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

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

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

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閒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

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

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

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

男生必伏。女生必仰。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

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搗是恁地。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

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旣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旣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閒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

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語類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語類

右第四章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

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

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卽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

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大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

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

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求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卽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

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

錄作挨動不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

自困耳。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閒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

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曰。爻意謂不可做底。

便不可入頭去做。

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搵人。其不畏者。又言過。

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

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以爲萬民之望也。其始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始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爲因上文。

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却又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會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氤氲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一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右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耶。爲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

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卽是說他做處。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是是謂卦名。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

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

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

面有這道理。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

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脩德益命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

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

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

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六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

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八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

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
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
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三之所以不利。然而居
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
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
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爲
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

者。此所以爲貴也。

以上語類三條

本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問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閒錯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語類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

其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語類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

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

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

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傲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爲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爲阻。蓋乾則自上而下。

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
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撻事。夫乾夫坤一段也。
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
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
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疊疊是陰。
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
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
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

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亶亶。是做將夫。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亶亶。是做得這事業。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

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古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

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爲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爲害否。曰。恐是這撓意思。

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十二章

說卦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

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

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而便有包荒之類。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卽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

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吾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

命之源。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都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卽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疑是亦字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

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以上

語類十

一條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何如哉。亦曰脩其在
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曰和順於道德。是默
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
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
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答語
順之

○文
集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

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

便是地之剛。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開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開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爲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於東。坎爲月。故居於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意。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

相殺滅。用一物隔著。却相爲用。此二義皆通。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

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

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

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

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

未生而反得巳生之卦。

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

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

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

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

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

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

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

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以土

語類
十條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諭亦推得行。然皆未能
究其繆。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
正在中閒。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
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
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左方
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
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
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

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葉永卿
○文集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爲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

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旣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旣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

所以撓者。是也。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爲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

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

以上語類七條

序卦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

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恆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

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卽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

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以上語類五條

雜卦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

自下而觀上。則爲觀。是平聲。自上而爲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如上六冥。豫是也。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籬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

了。以上語
類三條